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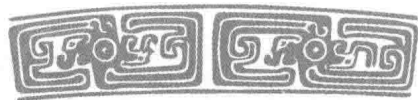
百衲本

舊唐書

2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後晉·劉昫等撰



百衲本

舊唐書

2

後晉·劉昫等撰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許敬宗
李義府

許敬宗杭州新城人隋禮部侍郎善心子也其先自高陽南渡世仕江左敬宗幼善屬文舉秀才授淮陽郡司法書佐俄直調者臺奏通事舍人事江都之難善心爲宇文化及所害敬宗流轉投於李密密以爲元帥府記室與觀徵同爲管記武德初赤牒擬連州別駕太宗聞其名召補奉府學士貞觀八年累除著作郎兼修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文德皇后崩百官緣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或指之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都督府司馬累遷給事中兼修國史十七年以修武德貞觀實錄成封高陽縣男賜物八百段權檢校黃門侍郎高宗在春宮遷太子右庶子十九年太宗親伐高麗太子定州監國敬宗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中書令岑文本卒於

唐傳三十二

行所令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太宗大破遼賊於駐蹕山敬宗
立於馬前受旨草詔書詞彩甚麗深見嗟賞先是庶人承乾廢黜宮
僚多被除削又未收敬宗上表曰臣聞先王慎罰務在於恤刑往
哲寬仁義在於宥過聖人之道莫尚於茲竊見廢官五品以上除名
昇斥頗歷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苟藏悖逆陰結宰
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膚表非可防萌宮內官寮迴無預今
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冤焚山毀王稍同遷怒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
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渚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綠於海昏譬諸
藥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凶逆陷其誅夷
臣以賢良荷彼收羅歷觀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又遵斯義楊勇
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
稱爲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破節勵
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遭筆扑或
以忤意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罹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由是玄

素寧稍得綏用二十一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嗣位代于志寧爲
禮部尚書敬宗嫁女與驪首馮盎之子多納金寶爲有司所劾左授
鄭州刺史永徽三年入爲衛尉卿加弘文館學士兼修國史六年復
拜禮部尚書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敬宗特贊成其計長
孫無忌褚遂良韓瑗等並直言忤旨敬宗與李義府等加誣構並流
死於嶺外顯慶元年加太子賓客尋冊拜侍中監修國史三年進封
郡公尋贈其父善心爲冀州刺史高宗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
曰朕觀故城舊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以來幾代都此敬宗
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高帝
始築此城其後符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
年中開鑿敬宗對曰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開欲伐
昆明國故因鑄之蒼澤以穿此池用習水戰元符三年事也帝因令
敬宗與弘文館學士具檢秦漢以來歷代宮室處所以奏其年代李
義府爲中書令任遇之重當朝莫比龍朔一年從新令改爲右相加

唐傳三十二

光祿大夫三年冊拜太子少師同東西臺三品並依舊監修國史封初以敬宗年老不能行步特令典司空李勣每朝日各乘小馬入禁門至內省敬宗自掌知國史記事阿曲初虞世基與敬宗父善心同爲宇文化及所害封德彝時爲內史舍人備見其事因謂人曰世基被誅世南匍匐而請代善心之死敬宗舞蹈以求生人以爲口實敬宗深銜之及爲德彝立傳盛加其罪惡敬宗嫁女與左監門大將軍錢九隴本皇家隸人敬宗貪財與婚乃爲九隴曲欲門閤受加功績并升典劉文靜長孫順德同卷敬宗爲子娶尉遲寶琳孫女爲妻多得賂遺及作寶琳父敬德傳悉爲隱諸過咎太宗作戚鳳賦以賜長孫無忌敬宗改云賜敬德白州人龐孝泰賢簡凡品率兵從征高麗賊知其懦弱破之敬宗又納其寶貨稱孝泰頻破賊旋斬獲數萬莫將驍健者唯蘇定方與龐孝泰耳曹繼叔劉伯英皆出其下虛美惡惡如此初高祖太宗兩朝寶錄其敘播所修者頗多詳直敬宗又親以己愛憎曲事刪改論者尤之然貞觀已來朝廷所修五代史

及晉書東殿新書西域圖志文思博要文館詞林累璧瑤山王彩姓
氏錄新禮皆總知其事前後賞賚不可勝紀敬宗好色無度其長子
昂頗有才藻歷位太子舍人母裴氏早卒裴侍婢有姿色敬宗嬖之
以爲繼室假姓虞氏昂素與通姦之不絕敬宗怒黜虞氏加昂以不
奉奏請流于嶺外顯慶中表乞昂還除度化令華卒咸亨元年抗表
乞骸骨詔聽致仕仍加特進俸祿如舊三年薨年八十一高宗爲之
舉哀廢朝三日詔文武百官就第赴哭冊贈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大
都督陪葬昭陵文集八十卷太常將定諡博士袁思古諫曰敬宗位
以才昇歷居清級然弄長子於荒微嫁少女於夷落聞詩學禮事絕
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黠貨白主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還
實行按諡法名典實莫曰謬諡諡爲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不勝
其恥與思古大相忿競又稱思古與許氏先有嫌隙請改諡官太常
博士王福時諡曰諡者飾終之稱也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使嫌隙
是實即合據法推緹如其不虧直道義不可奪官不可侵二三其德

唐書三

何以言禮福時忝當官守匪躬之故若順風阿意背直從曲更足甲
今虛設將謂禮院無人何以激揚雅道顧視同列請依思古諡議爲
定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此何以定諡爲繆答
曰昔晉司空何曾憂太常博士泰秀諡爲繆醜公何曾既忠且孝徒
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飲食男女之累
有逾於何氏而諡之爲繆無負於許氏矣時有詔令尚書省五品已
下重議禮部尚書袁思敬議稱按諡法既過能改曰恭諡曰恭詔
從其議彥伯昂之子起家著作郎敬宗末年文筆多令彥伯代作又
納婢妾謗言奏流於嶺表後遇赦得還除太子舍人早卒有集十卷
李義府瀘州饒陽人也其祖爲梓州射洪縣丞因家於永泰貞觀八
年餉南道巡察大使李大亮以義府善屬文表薦之對策權第補門
下省典儀黃門侍郎劉洎持書御史馬周皆稱薦之尋除監察御史
又勅義府以本官兼侍晉王及昇春宮除太子舍人加崇賢館直學
士與太子司議郎來濟俱以文翰見知時稱來李義府嘗獻承華堂

其辭曰遠初冥昧元氣氤氳二儀始闢三才既分司乾立宰出震爲
君化昭淳朴道映典墳功成揖讓事極華勳慶典夏曆降及姬文咸
資維德永樹高宗百代公襲千齡奉聖聖皇若我后不承實允允修三
階爰齊七政時雍化洽風移俗盛載崇國本式延家慶履歷標德
體正寄切宗祧事隆監撫思皇茂則敬詢端輔業光啓謬謬千
羽九載崇儒三朝開聖歷選儲儀道文在斯望武登祖高論春秋
容思順非禮無施前修盛業來哲通規飭躬是臨則獻問風馳立志
或則則玄猷日虧無特算極修途難測無恃親賢失德靡全勿輕小
善積小而名自聞勿輕微行累微而身自正侯諒有類邪巧多方其
萌不絕其害必彰監言斯卑微業仗昌霸惟令嗣有殊前事難以責
以賢而非長非次皇明明德超倫作貳匪譽基其訓思吳匪崇微
烈其梓天志勉之又勉尤茲守恭下臣司箴敢告近侍太子表上其
文優詔賜帛四十疋又令預撰晉書高宗嗣位選中書舍人永徽二
年兼修國史加弘文館學士高宗將立武昭儀爲皇后義府掌中

唐書三

倚贊尋權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賜爵廣平縣男
義府貌狀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福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
己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
亦謂之李貓顯慶元年以本官兼太子右庶子進爵爲侯有洛州婦
人淳于氏坐姦繫于大理義府聞其姿色潤大理承正義求爲別
宅婦特爲雪其罪卿段實玄疑其故遽以狀聞詔令按其事正義惶
懼自縊而死侍御史王義方廷奏義府犯狀因言其初客親爲劉洎
馬周所幸由此得進言詞猥褻帝怒出義方爲萊州司戶而不問義
府姦淫之罪義府云王御史妄相彈奏得無愧乎義方對云仲尼爲
魯司寇七日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義方任御史旬有六日不能去
姦邪於雙闕之前實以爲愧尋兼太子左庶子二年代崔敦復爲中
書令兼檢校御史大夫監修國史學士並如故事加太子賓客進封
河間郡公三年又追贈其父德威爲魏州刺史諸子孩抱者並列清
官詔爲造甲第榮寵莫之能比而義府貪冒無厭與母妻及諸子女

塔官官署獄其門如市多引腹心廣樹朋黨傾動朝野初杜正倫為中書侍郎義府時任典儀至是乃與正倫同為中書令正倫每以先進自處不下義府而中書侍郎李友益密與正倫共圖議義府更相伺察義府知而密令人封奏其事正倫與義府訟於上前各有曲直上以大臣不和兩責之左股義府為普州刺史正倫為橫州刺史友益配流峯州四年後召義府兼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自餘官封如故龍朔元年丁母憂去職二年起復為司列太常伯同東西臺三品義府專請改葬其祖父營墓於永康陵側三原今李孝節私謀丁夫車牛為其載土築墳晝夜不息於是高陵懷陽富平雲陽華原同官涇陽等七縣以孝節之故懼不得已悉課丁車赴役高陵令張敬業劾勤怯懦不堪其勞死於作所王公已下爭致贈遺其羽儀導從輜輶器服並窮極奢侈又會葬車馬祖奠供帳自瀾橋屬於三原七十里間相繼不絕武德已來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義府本無墓鑑才怙武后之勢專以賣官為事銓序失次人多怨讟時殷王初

唐傳三十一

五

出閣又以義府兼王府長史三年遷右相殷王府長史仍知選事並如故義府入則諂言自媚出則肆其殺允百寮畏之無敢言其過者帝頗知其罪失從容誠義府云聞卿兒子女婿皆不謹慎多作罪過我不為卿掩覆未即公言卿可誠易勿令如此義府勃然變色腮頰俱起徐曰誰向陛下道此上曰但我言如是何須問我所從得耶義府然殊不引咎緩步而去上亦優容之初五禮儀注自前代相沿吉凶畢舉太常博士蕭楚材孔志約以皇室凶禮為預備凶事非臣子所宜言之義府深然之於是悉刪而焚焉義府既貴之後又自言本出趙郡始與諸李敘昭穆而無賴之徒苟合藉其權勢拜伏為兄叔者甚眾給事中李崇德初亦與同請敘昭穆及義府出為普州刺史遂即除削義府聞而銜之及重為宰相乃令人誣構其罪竟下獄自殺初貞觀中太宗命吏部尚書高士廉御史大夫韋挺中書侍郎岑文本禮部侍郎今孤德榮等及四方士大夫諳練門閥者修氏族志勸成百卷升降去取時稱允當頒下諸州藏為永式義府貽其家

代無名乃奏改此書專委禮部郎中孔志約著作郎楊仁卿太子洗馬史玄道太常丞呂才重修志約等遂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於是兵卒以軍功致五品者盡入書限更名為姓氏錄由是摺紳士大夫多恥被數敘皆號此書為數格義府仍奏收天下氏族志本焚之關東魏齊舊姓雖皆淪替猶相矜尚自為婚姻義府為子求婚不得乃奏麗西李等七家不得相與為婚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為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發積錢二千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斂更急切義府居母服有制朔望給哭假義府輒微服與元紀凌晨共出城東登古塚候望哀禮都廢由是人皆言其窺見災眚陰懷異圖義府又遣其子右司議郎津召長孫無忌之孫延誼曰相為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乃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太常伯劉君道與侍御許刑對推其事仍令司空李勣監焉按皆有實乃下制曰右相行殷王府長史河間郡公李義府洩禁中之語寵授之朝恩安

唐傳三十二

六

占候之人輕朝望之哀禮蓄邪贖貨實玷衣冠矜惡嫉賢虧政道特以任使多年未忍便加重罰且從選拜以肅朝倫可除名長流廣州其子太子右司議郎津專恃權門罕懷忌憚森焉是務賄賂無厭交遊非所潛報機密亦宜明罰屏跡荒裔可除名長流振州義府次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子塔少府主簿柳元貞等皆憑恃受賊並除名長流廷州朝野莫不稱慶時人為之語曰今日巨唐年選誅四凶族四凶者謂洽及柳元貞等四人也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欺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稱混如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竟入者謂此也乾封元年大赦長流人不許還義府愛憤發疾卒年五十餘文集三十卷傳於代又著宦遊記二十卷尋亡失自義府流放後朝士常憂懼其後來及聞其死於是始安上元元年大赦義府妻子得還洛陽如意元年則天以義府與許敬宗御史大夫崔義玄中書舍人王德儉大理正侯善業大理丞袁公瑜等六人在永徽中有朝賢之

功追贈義府揚州大都督義玄益州大都督德儉魏州刺史公瑜江
州刺史長安元年又賜義府子左千牛衛將軍湛及敬宗諸子實封
各三百戶義玄子司賓卿基德儉子殿中監瑋實封各二百五十戶
善業子太子右庶子知一公瑜子殿中丞忠臣實封各二百戶唐宗
即位景雲元年並停義府等六家實封義府少子湛年六歲時以父
貴授周王文學神龍初累遷右散騎常侍襲封河間郡公時鳳閣侍
郎張柬之將誅張易之兄弟遂引湛為左羽林將軍今與敬暉等啓
請皇太子備陳將誅易之兄弟意太子許之及兵發湛與右羽林大
將軍李多祚等詣東宮迎皇太子拒而不時出湛進啓曰逆豎反道
亂常將圖不軌宗社危敗實在須臾湛等請將與南衙執事期誅
翦伏願殿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悖亂誠合誅夷然
聖躬不豫慮有驚動公等且止以俟後圖湛曰諸將弄家族共宰相
同心戮力臣輔社稷殿下奈何不哀其懇誠而欲陷之鼎鑊湛等微
命雖不足惜殿下速出自止遏太子乃馳馬就路湛從至玄武門斬
關而入率所部兵直至則天所寢長生殿環繞侍衛因奏臣等奉令
誅逆賊易之昌宗恐有漏洩遂不獲預奏輒陳兵禁掖是臣等死罪
則天謂湛曰卿亦是誅易之軍將耶我汝父子恩不少何至是也
則天移就上陽宮因留湛宿衛中宗即位拜右羽林大將軍進封趙
國公加實封通前滿五百戶頃之復授左散騎常侍累轉左領軍衛
大將軍開元初卒崔義玄別有傳

史臣曰許高陽武德之際已為文皇入館之賓垂三十年位不過列
曹尹而馬周劉洎起羈旅徒步六七年間皆登宰執考其行實則高
陽之文學宏奧周洎無以過之然而太宗任遇相殊者良以高陽才
優而行薄故也及屬詞君冲暗變委茲邪阿附豺狼窺高權軸人之
兇險一至於斯仲尼所謂雖有周公之才不足觀也義府才思精密
所謂程程能言鄙哉

贊曰貞觀文士高陽河間圖形學館染翰書山進身以筆得位由姦
為虎傳翼即又胡顏

初加金紫光祿大夫四年卒於官年六十諡曰密儉兄大師累以軍功仕至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縣男儉弟延師永徽初累授左衛大將軍封范陽郡公延師廉謹周慎典羽林屯兵前後三十餘年未嘗有過朝廷以此稱之龍朔二年卒官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唐制三品已上門列奏戰儉兄弟三院門皆立戰時人榮之號為三戰張家

蘇定方其州武邑人也父嘗大業末率鄉閭數千人為本郡討賊定方驍悍多力膽氣絕倫年十餘歲隨父討捕先登陷陣父卒郡守又令定方領兵破賊首張金稱于郡南手斬金稱又破楊公卿于郡西追奔二十餘里殺獲甚衆鄉黨賴之後仕實建德建德將高雅賢甚愛之養以為子雅賢俄又為劉黑闥攻陷城邑定方每有戰功及黑闥雅賢死定方歸鄉里貞觀初為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為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備

唐書三

三

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候中郎將承徽中轉左衛勳一府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為前軍總管至慶安川突厥有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與戰互有前却既而突厥別部鼠尼施等又領二萬餘騎至定方正歇馬隔一小嶺去知節十許里望見塵起率五百騎馳往擊之賊衆大潰追奔二十里殺千五百餘人獲馬二千疋死馬及所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決成敗法耳何為此事自今正可結為方陣輜重並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為輕脫致有傷損又矯稱別奉聖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為其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躊躇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戰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賊兵疲遂賊即敗怯懦如此何功可立又公為大將聞外之事不許自專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繫文度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恒葛城有胡降附文度又曰比我兵迴彼還作賊不如盡殺

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不從及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文度坐處死後得除名明年權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又征賀魯以任雅相迴紇婆娑為副自金山之北指處木昆部落大破之其俟斤頗獨祿以衆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進至突騎施部賀魯率胡祿屋闕曠曠舍提戰殺尼施處半覆處木昆屈律覆五努失畢兵馬衆且十萬來拒官軍定方率迴紇及漢兵萬餘人擊之賊輕定方兵少四面圍之定方今步卒掠原擄稍外向親領漢騎陣於北原賊先擊步軍三衝不入定方率步卒擊之賊遂大潰追奔三十里殺人馬數萬明日整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努失畢悉衆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覆數百騎西走餘五咄六開賀魯敗各向南道降于步真於是西蕃悉定唯賀魯及至運率其千內餘衆而奔定方追之復大戰于伊麗水上殺獲略盡賀魯及至運十餘騎遁夜亡走定方遣副將蕭嗣業追捕之至于石國擒之而還高宗臨軒定方戎服操賀魯以獻列其地為州縣極于西海定方以功遷

唐書三

四

左衛衛大將軍封邢國公又封千慶節為武邑縣公俄有恩結關侯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疎勒朱俱般葛嶺三國傳報詔定方為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葉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疋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為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至東都高宗御乾陽殿定方據都曼持勒獻之惹嶺以西悉定以功加食邢州鉅鹿真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定方自城山濟海至熊津江口賊屯兵據江定方升東岸乘山而陣與之大戰揚帆蓋海相鏖而至賊師敗績死者數千人自餘奔散遇潮且上連船入江定方於岸上據陣水陸齊進飛檣鼓譟直趣其都去城二十許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為王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

身見在叔捷兵馬即擅爲王假令漢兵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卒登城建旗於是泰開門頓額其大將種植又將義慈來降太子隆昇與諸城主皆同送款百濟悉平分其地爲六州俾義慈及隆泰等獻于東都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仍拜其子慶節爲尚書奉御定方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高宗聞而傷惜謂侍臣曰蘇定方於國有功例合褒贈卿等不言遂使哀榮未及典言及此不覺嗟悼遂下詔贈幽州都督諡曰莊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貞觀末太宗親征遼東仁貴謁將軍張士貴應募請從行至安地有郎將劉君昂爲賊所圍甚急仁貴往救之躍馬徑前手斬賊將懸其頭於馬鞍賊皆懼伏仁貴遂知名及大軍攻安地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真率兵二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四面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異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無前賊盡披靡却走大軍

唐書三十三

五

乘之賊乃大潰太宗遙望見之遣馳問先鋒白衣者爲誰特引見賜馬兩疋綰四十疋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及軍還太宗謂曰朕舊將並老不堪受閭外之寄每欲拙擢驍雄莫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尋遷右領軍郎將依舊北門長上永徽五年高宗幸萬年宮甲夜山水隈至衝突武門宿衛者散走仁貴曰安有天子有急輒敢懼死遂登門批叫呼以驚宮內高宗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寢殿上使謂仁貴曰賴得卿呼方免淪溺始知有忠臣也於是賜御馬一疋蘇定方之計賀魯也於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伏今泥熟伏素幹不伏賀魯爲賊所破虜其妻子漢兵有於賀魯諸部落得泥熟等家口將充賤者宜括取送還仍加賜資即是於其枉破使百姓知賀魯是賊知陛下德澤廣及也高宗然其言使括泥熟家口送還之於是泥熟等請隨軍効其死節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又與梁建方契必何力於遼

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於橫山仁貴定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於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騎直往擒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俄又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擒契丹王阿卜固及諸酋領赴東都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七札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自餘一時下馬諸降仁貴恐爲後患並坑殺之更就磔北安撫餘衆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九姓自此衰弱不復更爲邊患乾封初高麗大將軍泉男建率衆內附高宗遣將軍龐同善高平等迎接之男建弟男建率國人逆擊同善等詔仁貴統兵爲後援同善等至新城夜爲賊所襲仁貴領驍勇赴救斬首數百級同善等又進至金山爲賊所敗高麗乘勝而進仁貴擊之賊衆大敗斬首五萬餘級遂拔其南蘇木底蒼巖等三城始與

唐書三十三

六

男生相會高宗手勅勞之曰金山大陣兇黨驚擊卿身先士卒奮不顧命左衝右擊所向無前諸軍勇致斯剋捷宜善建功業金此令名也仁貴乘勝領二千人進攻扶餘城諸將咸言兵少仁貴曰在王將善用耳不在多也遂先鋒而行賊衆來拒逆擊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四十餘城乘風震懼一時送款仁貴便並海略地與李勣大會軍于平壤城高麗既降詔仁貴率兵二萬人與劉仁軌於平壤留守仍授右威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兼檢校安東都護移理新城撫恤孤老有幹能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又以仁貴爲還安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等以擊之待封嘗爲都城鎮守取在仁貴之下多違節度軍至大非川將發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軍行艱澁若引糧軍將失事機破賊即迴又煩轉運彼多瘴氣無宜久留大非嶺上足堪置糧可留二萬人作兩糧轉運等並留糧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先行至

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略盡收其牛羊萬餘頭迨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遂不從仁貴之命領輜重繼進比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衆來救遂擊待封敗走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於大非川吐蕃又益衆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大敗仁貴遂與吐蕃大將論欽陵約和仁貴款曰今年歲在庚午軍大敗仁貴遂與吐死於蜀吾知所以敗也仁貴坐除名尋而高麗衆相率復叛詔認其貴爲難林道揔管以經略之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官遭水無卿已爲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漢北遼東咸遵聲教者並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爲朕指揮耶於是起授瓜州長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珍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當之其年仁貴病卒年七十

唐傳三十三

七

贈左驍衛將軍官造靈壘并家口給傳還鄉子訥別有傳

程務挺名州平恩人也父名振大業末仕竇建德爲普樂令甚有能名諸賊不敢犯其境尋再建德歸國高祖遙授永年令仍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縣俘其男女千餘人以歸去鄴八十里閨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人感其仁恕爲之設齋以報其恩及建德敗始之任俄而劉黑闥陷名州名振復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朝母潘妻李在路爲賊所掠沒於黑闥名振又從太宗討黑闥時黑闥於其貝倉瀛等州水陸運糧以拒官軍名振率千餘人邀擊之盡毀其舟車黑闥聞之大怒遂殺名振母妻及黑闥平名振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名振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累轉名州刺史太宗將征遼東召名振問以經略之事名振初對失旨太宗動色詰之名振對對逾辯太宗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我前每見別喚餘人猶顏色無主名振生平不見我向來責讓而詞理縱橫亦奇士也即日拜右驍衛將軍授平壤道

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永徽六年累除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又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其衆後歷晉蒲二州刺史龍朔二年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隨父征討以勇力聞遷右領軍衛中郎將永隆中突厥史伏念反叛定襄道行軍總管李文陳曹懷舜等相次戰敗又詔禮部尚書裴行儉率兵討之務挺爲副將仍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於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先逼之伏念懼不能支遂間道降於行儉許伏念以不死中書令裴炎以伏念懼務挺等兵勢而降非行儉之功伏念遂伏誅務挺以功遷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級州城平縣人自鐵余率都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號署百官又進寇綏德殺掠人吏焚燒村落詔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余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檢校右羽林軍張虔勗同受則天密旨帥兵入殿庭廢中宗爲廬陵王立豫王

唐傳三十三

八

爲皇帝則天臨朝累受賞賜特拜其子齊之爲尚書右丞務挺泣請迴授其弟則天嘉之下制褒美乃拜其弟原州司馬務忠爲太子洗馬又明年以務挺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理之由是忤旨務挺素與唐之帝杜求仁友善或構言務挺與裴炎徐敬業皆潛相應接則天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貞觀永徽間軍將又有張士貴趙道與狀跡可錄

張士貴者號州盧氏人也本名忽咩善騎射力過人大業末聚衆爲盜攻剽城邑遠近患之號爲忽咩賊高祖降書招懷之士貴以所統送款拜右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平東都授號州刺史高祖謂之曰欲卿衣錦還鄉耳尋入爲右武候將軍貞觀七年破反獠而還太宗勞之曰聞公親當矢石爲士卒先雖古名將何以

加也朕嘗聞以身報國者不顧性命但聞其語未聞其實於公見之矣後累遷左領軍大將軍改封號國公顯慶初卒贈荊州都督陪葬昭陵

趙道與者甘州酒泉人隋右武侯大將軍才之子也道與貞觀初歷遷左武侯中郎將明開宿衛號為稱職太宗嘗謂之曰卿父為隋武候將軍其有當官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授右武侯將軍賜爵天水縣子其父時解字仍舊不改時人以為榮道與嘗自指其廳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還使趙才將軍兒坐為朝野所笑傳為口實儀鳳中累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文明年以老病致仕於家子咬亦為金吾將軍凡三代執金吾為時所稱

史臣曰孝恪機鈴果毅協草昧之際樹勳建策有傑世之風然而務奢為恒既未盡善舉眾失律不其惑與張公經略有天然才度務稽勸分董和成績惜哉中壽其才未盡邢國公神略張雄謀戡定輔平屯難始終成業疏封陟位未暢茂典蓋闕如也仁貴驍悍壯勇為

一時之傑至忠大略勃然有立噫待封不協以敗全略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上加明命竟致立功知臣者君信哉務挺勇力驍果固有父風英毅輔時充繼洪烈然而荷預廢立竟陷讒構古之言曰惡之來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爾其是之謂乎士貴道與逢時立功得盡義勇以觀厥成而繼父風榮三代執金不亦美乎

贊曰王將雄雄俱立邊功張蘇二族功名始終郭薛務挺微功奮命垂則窮邊兵無常勝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三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劉仁軌

郝處俊

裴行儉

子光庭

劉 昫 等修
閩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劉仁軌汴州尉氏人也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生所在輒書空地由是博涉文史武德初河南道大使管國公任瓌將上表論事仁軌見其起草因為改定數字瓌甚異之遂亦牒補息州參軍稍除陳倉尉尉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恃其高班豪縱無禮屢政莫能禁止仁軌特加諷喻期不可再犯寧又暴橫尤甚竟杖殺之州司以聞太宗怒曰是何縣尉輒殺吾折衝遽追入與語奇其剛正擢授懷陽丞貞觀十四年太宗將幸同州校獵屬收穫未畢仁軌上表諫曰臣聞屋漏在上知之者在下愚夫之計擇之者聖人是以前王詢于蓍龜殷后謀于板築故得享國彌久傳祚無疆功宣清廟慶流後葉伏惟陛下天性仁愛躬親節儉朝夕克念百姓為心一物失所納隍軫慮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臣伏知四時蒐狩前王恒典事有公華未必因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極盛玄黃巨野十分纔收一二盡力刈穫月半猶未說功負家無力禾下始振種麥直據尋常科喚田家已有所妨今既供承獵事兼之修理橋道縱大簡略動費一二萬工百姓收斂實為俱恨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垂聽一介之言退近旬日收刈摠了則人盡暇豫家得康寧輿輪徐動公私交泰太宗特降軍書勞曰卿職任雖卑竭誠奉國所陳之事朕甚嘉之尋拜新安令累遷給事中顯慶四年出為青州刺史五年太宗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坐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効時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安撫其餘衆文度濟海病卒百濟為僧道琛舊將福信率衆復叛立故王子扶餘豐為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代文度統衆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轉關而前仁軌軍容整肅所向皆下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退保任存城尋

唐傳三十四

11

唐傳三十四

三

定百濟留兵鎮守經略高麗百姓有如此議論若為成就功業臣聞
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
臣又問見在兵集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
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
朝陽豐津又遣來去運糧步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募衣
裳單露不堪度冬者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
後更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
在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若無兵馬選成一國
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膠柱
因循須還其渡海官船及平百濟向平壤功効除此之外更相慶賞
明勅慰勞以起兵募之心若依今日以前布置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
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
謀策畫經緯諮詢王濬之使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買充王
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報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

唐傳三十四

四

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亂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
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違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
未嘗不撫心長歎伏惟陛下既得百濟欲取高麗須外內同心上下
齊心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且改調臣恐是逆耳之
事無人為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詎幾幸忽長逝街恨九泉
所以披露肝膽昧死聞奏上深納其言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
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龍津都督遣以招輯其餘衆扶餘勇者扶餘
隆之弟也是時走在倭國以為扶餘豐之應故仁軌表言之於是仁
軌浮海西還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
計曆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遠海演示國家正朔
使夷俗遵奉焉至是皆如其言麟德二年封泰山仁軌領新羅及百
濟耽羅倭四國酋長赴會高宗甚悅權拜大司憲乾封元年遷右相
兼檢校太子左中議果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三年為熊津道安撫
大使兼沮江道抱管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德章二年軍迎以疾辭

唐傳三十四

五

職加金紫光祿大夫聽致仕咸亨元年復授廣州刺史三年徵拜太
子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五年為難州道大撓管東伐
新羅仁軌率兵徑度鄒盧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為公
并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里上
元二年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賓客依舊監修國
史儀鳳二年以吐蕃入寇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仁軌率
有奏請多被中書令李敏玄抑之由是與敏玄不協仁軌知敏玄素
非邊將才異欲中傷之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敏玄莫可高宗遂命敏
玄代之敏玄至洮河軍尋為吐蕃所敗永隆二年兼太子太傅未幾
以老乞骸骨聽解尚書左僕射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永淳元年
高宗幸東都皇太子京師監國遣仁軌與侍中裴炎中書令薛元超
留輔太子二年太子赴東都又令太孫重昭京師留守仍令仁軌為
副則天臨朝加授特進復拜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事知留
守事仁軌後上疏辭以衰老請罷居守之任因陳呂后禍敗之事以
申規諫則天使武承嗣實置書往京慰喻之曰今日以皇帝諒闇不
言眇身且代親政遠勞勩試復表辭衰疾怪望既多惻惶失據又云
呂后見嗤於後代祿產貽禍於漢朝引喻良深愧慰交集公忠貞之
操終始不渝勁直之風古今罕比初聞此語能不固然靜而思之是
為龜鏡且端揆之任儀刑百辟況公先朝舊德遐邁具瞻願以匡救
為懷無以暮年致請尋進封郡公垂拱元年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
同鳳閣鸞臺三品尋年八十四則天廢朝三日令在京百官以次
赴平冊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賜其家實封三百
戶仁軌雖位居端揆不自矜居每見貧賤時故人不改布衣之舊初
為陳倉尉相工袁天綱謂曰君終當位郡公輔年將九十後果如其
言仁軌身經隋末之亂輒其見聞著行年記行於代子濟官至太子
中舍人垂拱二年為酷吏所陷被殺妻子籍沒中宗即位以仁軌奉
宮舊家追贈太尉濟子晃開元中為秘書省少監表請為仁軌立碑
曰文獻史臣韋述曰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劉則甘言

接人以收物舉戴則正色拒下惟美於君故樂城之善子今未弼而戴氏之動無所聞焉嗚呼高名美稱或因邀飾而致遠深仁至行或以韜晦而莫傳豈唯劉戴而然蓋自古有之矣故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非夫聖智鮮不惑也且劉公逞其私忿陷人之所不能覆從貽國之恥忠恕之道豈其然乎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也父相貴隋末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以功授除州刺史封觀山縣公處俊年十歲餘其父卒於除州父之故吏贈送甚厚僅滿千餘匹悉辭不受及長好讀漢書略能暗誦貞觀中本州進士舉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解褐授著作佐郎襲爵觀山縣公兄弟萬睦事諸舅甚謹再轉滕王友取為王官遂棄官歸耕父之召拜太子司議郎五遷吏部侍郎乾封二年改為司列少常伯屬高麗反叛詔司空李勣為貝江道大總管以處俊為副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徒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總章二年拜東臺侍郎尋同東西臺三品

唐傳三十四

六

咸亨初高宗幸東都皇太子於京師監國盡留侍臣戴至德張文瓘等以輔太子獨以處俊從時東州道懷管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請誅之上謂處俊曰朕聞為君上者以天下之目而視以天下之耳而聽蓋欲廣聞見也且天降災異所以警悟人君其變苟實言之者何罪其事必虛聞之者足以自戒舜云謗木良有以也欲箱天下之口其可得乎此不足以加罪特令赦之因謂處俊曰王者無外何藉於守禦雖然重門擊柝蓋備不虞方知禁衛在於謹肅朕嘗以秦法猶為太寬荆軻匹夫耳而七首竊發始皇駭懼莫有拒者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處俊對曰此由法急所致非寬慢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者遠乎魏武法尚峻峻見魏令云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其後嚴才作亂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魏武登銅雀臺遠望無敢救者時王脩為奉常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魏武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脩乎此由王脩察變知機違法赴難

向各守法遂成其禍故王者設法數化不可以太急夫政寬則人慢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聖王之道寬猛相濟詩曰不懈于位人之攸歸謂仁政也又曰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謂威刑也洪範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謂中道也上曰善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高宗將餌之處俊諫曰脩短有命未聞萬葉之主輕服養衣之藥昔貞觀末年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遜婆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胡人有異術徵求靈草秘石歷年而成先帝服之竟無異効大漸之際名醫莫知所為時議者歸罪於胡人將申顯戮又恐取笑夷狄法遂不行龜鏡若是惟陛下深察高宗納之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不服其藥尋而官名後舊處俊授黃門侍郎三年加銀青光祿大夫轉中書侍郎四年監修國史上元元年高宗御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帝令雍王賢為東朋周王諱為西朋務以角勝為樂處俊諫曰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欺詐之心生也伏以二王春秋尚少意趣未定當須推多讓

唐傳三十四

七

美相敬如一今忽分為二朋遞相譏說且俳優小人言辭無度酣樂之後難為禁止恐其交爭勝負識請失禮非所以導仁義示和睦也高宗矍然曰卿之遠識非衆人所及也遂令止之尋代問立本為中書令歲餘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二年高宗以風疹欲遜位令天后攝知國事與宰相議之處俊對曰嘗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違反此道臣恐上則謫見于天下則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后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二聖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族伏乞特垂詳納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處俊所引經旨足可依憑惟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帝曰是遂止儀鳳二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行太子左庶子並依舊知政事監修國史四年代張文瓘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參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經籍以應對多有臣益其得大臣之體侍中平

恩公許團師即處俊之舅早同州里俱宦達於時又其鄉人田氏彭氏以殖貨見稱有彭志筠顯慶中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助軍詔受其絹萬疋特授奉義郎仍布告天下故江淮間語曰貴如許都官若田彭處俊還太子少保開耀元年亮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高宗其傷悼之願謂侍臣曰處俊志存忠正兼有學識至於雕飾服說雖極知無益然常人不能抑情弄槍皆好尚奢侈處俊嘗保其質素終始不渝雖非元勳佐命固亦多時驅使又見遺表憂國忘家今既云亡深可傷惜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碩今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止吏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送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朕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處俊孫象賢重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坐事伏誅臨刑言多不順則天大怒令斬訖

唐傳三古

仍支解其體發其父母墳墓焚屍體處俊亦坐斬棺毀柩自此法司每將殺人必先以木丸塞其口然後加刑訖於則天之代

裴行儉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瑯琊郡公祖定高瑒郡守襲封瑯琊公父仁基隋左光祿大夫陷於王世充後謀歸國事洩遇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拜左屯衛倉曹參軍時蘇定方為大將軍其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顯慶二年六遷長安令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行儉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與太尉長孫無忌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大理表公瑜於昭儀母樊國夫人譴之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拜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徵拜司文少卿總章中遷司列少常伯咸亨初官名復舊改為吏部侍郎與李敬玄為貳同銓選十餘年其有能名時人稱為裴李行儉始設長名姓歷勝引銓注等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以為故事上元二年加銀青光祿大夫高宗以行儉工於

軍書嘗以綸素百卷令行儉草書文選一部帝覽之稱善賜帛五百段行儉嘗謂人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三年吐蕃背盟詔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尋又為秦州鎮撫右軍總管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二年十姓可汗阿史那彌延都支及李遮旬扇動蕃落侵逼安西連和吐蕃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建議曰吐蕃叛換干戈未息敬玄審禮失律喪元安可更為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望差使往波斯無立即路由二蕃部落便宜從事必有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仍為安撫大食使途經其賀延碩屬風沙障驛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度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選俄而雲收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聚皆悅服比之東師將軍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已而西乃揚言給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涼秋之後方可漸行都支規知之遂不設備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憶昔此遊未嘗厭倦雖

唐傳三古

還京輩無時變忘今因是行欲事舊實誰能從吾獵也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為收遊教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計襲績又使人趣召相見都支先與遮旬通謀秋中擬挾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兒姪百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諸部酋長悉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輕騎馳夜前進將虜遮旬途中果獲都支遣使與遮旬使同來行儉釋遮旬行人今先往

曉諭其主兼遣都支已擒遮旬尋復來降於是將史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擒都支遮旬而還高宗延勞之曰比以西服未寧遣卿總兵討逐孤軍深入經途萬里卿權略有聞誠節風著兵不血刃而兇黨殄滅叛服深副朕委尋又賜宴謂行儉曰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單于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眾數十萬單于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返為所敗於是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

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并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暉等總三十餘萬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行儉行至朔州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兵多餒死遂詐為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車兼伏精兵令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奔車散走賊驛車就泉水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車無敢近之者及軍至單于之北際脫下營獲斃方周連今移就崇岡將士皆以士衆方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大餘將士莫不歎伏賊衆於黑山拒戰行儉頻戰皆捷前後殺虜不可勝數儉可汗泥熟旬為其下所殺以其首來降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依狼山行儉既迴阿史那伏念又偽稱可汗與溫傳合勢集衆明年行儉復提諸軍討之頻軍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傳令相猜貳伏念恐懼密送降款仍請自効行儉不泄其事而密表以聞數

唐書三十四

十

日有煙塵漲天而至斥候惶惑來白行儉召三軍謂曰此是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然受降如受敵但須嚴備更遣軍使迎前勞之少間伏念果率其屬縋溫傳詣軍門請罪盡平突厥餘黨高宗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穆赴軍勞之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總管程務挺疑廢曷上言伏念為子營逼逐又磧北迴紇等同向南逼之窘急而降由是行儉之功不錄斬伏念及溫傳於都市行儉歎曰渾渾前事古今恥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以勳封開善縣公永淳元年十姓僞可汗車薄反叛詔使以行儉為金牙道大總管率十將軍以討之師未行其年四月行儉病卒年六十四贈幽州都督諡曰獻特詔今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五十六年間待兒孫稍成長日停中宗即位追贈揚州大都督有集二十卷撰草字雜體數萬言並傳於代又撰選譜十卷安置軍營行陣部統制料勝負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尤曉陰陽算術兼有人倫之鑒自掌選及為大總管凡遇賢俊無不甄

孫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時有後進楊炯王勃盧照鄰賔王並以文章見稱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為延譽引以示行儉行儉曰才名有之爵祿蓋寡楊應至令長餘並鮮能令終是時蘇味道王勣未知名因調選行儉一見深禮異之仍謂曰有晚年子息恨不見其成長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願記識此輩其後相繼為吏部皆如其言行儉嘗所引偏裨有程務挺張虔勗崔智普王方翼光金毗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齒常之盡為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其所知賞多此類也行儉嘗令豎人合樂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輒馳驅馬倒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耶皆錯誤耳待之如故初平都支連旬大獲環寶舊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過出歷示有馬腦盤二尺餘大彩珠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馳馬稱是並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少子光庭開元中為侍中以恩例贈行儉為太尉

唐書三十四

十

光庭早孤母庫狄氏則天時召入宮其見親待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後以武三思之壻緣坐左遷鄆州司馬開元初六遷右率府中郎將擢授司門郎中歲餘轉兵部郎中光庭沉靜少言寡於交遊既歷清要時人初未許之及在職公務修整衆方歎伏焉十三年將有事于岱岳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京師空虛恐夷狄乘間竊發欲加兵守邊以備不虞召光庭謀兵事光庭曰封禪者所以告成功也夫成功者恩德無不及百姓無不安萬國無不懷今將告成而懼夷狄何以昭德也大興力役用備不虞且非安人也方謀會同而阻戎心又非懷遠也有此三者則名實乖矣且諸蕃之國突厥為大贊帝往來願修恩好有年矣今茲遣一使徵其大臣赴會必欣然應命突厥受詔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雖偃旗息鼓高枕有餘矣說曰善吾所不及矣因奏而行之率轉滿座少卿東封還遷兵部侍郎十七

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史大夫無幾遷書門侍郎依舊知政事從巡五陵迴拜侍中兼吏部尚書又加弘文館學士光庭乃撰瑤山往則及維城前軌各壹卷上表獻之手制褒美賜絹五百疋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庭門與光庭相見以重其諷誡之意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拾遺張琪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令直弘文館撰續春秋傳上表請以經為御撰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上又手制褒賞之光庭委筆削於李融書竟不就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為金德者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家詳議光庭以國家符命又著史策若有改易恐貽後學之請密奏請依舊為定乃下詔停百家集議之事二十年扈從祠后土加光祿大夫封正平男尋卒年五十八優制贈太師輟朝三日初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及為吏部奏用循資格并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其流外行署亦令門下省之光庭卒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為光庭腹心專知吏部選官每麟之裁定光庭隨而

唐傳三十四

上

下筆時人語曰麟之口光庭手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證以其用循資格非獎勵之道建議證為克時人以為希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證曰忠缺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史官韋述以改證為非論之曰春秋之義諸侯死王事者葬之加一等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爰至漢魏則祔之印綬寵被寔多唯德是褒豈虛授也近代已求寵贈無紀或以職位崇顯一切優錫或以子孫榮貴恩例所加賢愚虛實為一貫矣裴光庭以守法之吏驟登相位踐歷機衡豈不多愧贈以師範何其濫歟張燕公有扶明之勳居講誦之舊秩躋九命官歷二端議者猶謂贈之過當況光庭去斯猶遠何妄竊之甚哉蓋名器假人昔賢之所惋也

史臣曰昔晉侯選任將帥取其閱禮樂而敦詩書良有以也夫權謀方略兵家之大經邦國繫之以存亡政令因之而強弱則馮業怙力稱勇虎暴者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故王猛諸葛亮振起窮巷驅駕秦隴左指右顧廓定霸圖非他道也蓋智力權變適當其用耳劉樂

城裴聞喜文雅方略無謝昔賢治戎安邊綏綏有心術儒將之雄者也太后預政之時刑峻如堅多以諛佞布恩而樂城觀山昌言規正若時無君子安及此言正平銓藻更能文學政事頗有深識而前史議其謬證有涉陳壽短武侯應駁之論乎非通論也贊曰殷禮阿衡周師呂尚王者之兵儒者之將樂城聞喜當仁不讓管葛之譚是吾心匠

唐書列傳卷第三十四

唐傳三十四

吉